

# 編後語

一百年前爆發的辛亥革命，無疑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主宰神州上千年的君主帝制轟然倒塌，中國人彷彿迎來了名為「共和」的全新時代。然而，任何歷史事件的歷史意義，必須經過歷史長河的洗滌，方才有望清澈。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時，海內外評論者仍然在熱議着中國的國家建設 (state building) 問題。這一事實提醒我們思考，一百年前的「革命」，究竟是觸發了另一個天朝盛世來臨之前的短暫動蕩，還是開啟了中國擺脫王朝循環從而融入現代世界的燦爛天橋？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選刊了四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透視辛亥革命與中國國家建設的關聯。高力克在當今中國熱盼走上「大國之道」的背景下重述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高看來，三民主義是「一個恢宏的中國現代性方案」，「具有『駕歐美而上之』的宏遠目標」，其民族主義旨在會同中國的天下理想與西方的民族主義，其民權主義旨在超越西方民主的代議制，其民生主義旨在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新世紀古老中華的大國復興，必須要繼承孫中山「大國之道」的思想遺產。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居住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建設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必須要面對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這是革命的先驅者們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難題。王柯為我們挖掘了「似乎讓人難以接受的歷史」，即熱切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從中國革命家「提出的『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中看到了一種將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甚至西藏地區囊括進日本勢力範圍，甚至變為日本領土的契機」，而中國革命家們對此了然於心。

在革命大潮的驚濤駭浪之中，日本大陸浪人的野心充其量也只能是推波助瀾。在辛亥百年紀念到來之際，中華大地最活躍的思潮之一莫過於「告別革命」。一大批中國知識份子時常慨嘆，革命浪潮的百年激蕩似乎並沒有為現代國家的建設帶來新的制度和秩序。重新評價晚清「改良」和「君主立憲」的圖書大量問世，並暢銷於世。可是，陳建華通過對晚清報刊的梳理，告訴我們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評價遮蔽了歷史的邏輯。當「死活都要『革命』」的時候，「革命」與「改良」都不分彼此了，「同志仍需努力」「革命」才會成為歷史的潮流。

百年「革命」的進程是可歌可泣的，那是可供無數文藝與娛樂作品挖掘的寶藏。但是，「革命」的目標恐怕在百年之後仍未達成。能將多民族熔為一爐的國家建設，依然是懸在國人頭上的一把劍。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皇室的大婚也能引發國人的思古幽情，而晚清君主立憲的理念和實踐也成為智識探究的熱門。本期郭紹敏的文章就是應此運而生。

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一百年。但是，當時所遺留的一些問題依然存留於今天。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三篇文章，直擊困擾着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一個大問題：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